

梦回山口洋(二十三)

作者：夏明



续第581期《新报》

蔡香与孩子们商量的结果，是让德翔先过去，安定下来以后，桂媚和妈妈再搬过去。这也正合德翔的意。德翔一直没有放弃回国的愿望，接侨船不再来西加以后，他打听到巴城还有接侨船，他与同学划着舢板到大旺海边，看着浩瀚的加里马达海峡，恨不得能抱一个篮球游去中国大陆。

1961年中，德翔拍了一封电报给大哥，就买了一张船票从大旺码头出发了。四千吨的新加坡KIWI客轮，德翔买的是最便宜的票，只能躺在甲板上的一个铺草席的床位，左右都是友族穷人，浪花不时冲洒到铺位上。客轮走了四天四夜，到了丹绒不禄港口码头。上船以后，不见大哥来接。第一次出远门的德翔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正在纳闷和焦虑的时候，听到一位同

乡在与出租车司机在讨价还价，便凑上去，要求一起合资到城里去。到了城里的多歌蒂咖街，在一间旅馆的二楼住下。

傍晚时分，旅馆楼下街边来了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德翔才见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阻街女郎。当晚，旅馆里乌烟瘴气，娼妓和嫖客在打情骂俏。德翔好在住单间，赶紧把房门紧闭，因为在船上几个晚上没有睡好，也就呼呼睡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德翔吃过早餐，在街上望望举目无亲，正在寻思如何应对，幸运的见到南中教英文的彭老师在街上走过。

“彭老师！彭老师！”德翔高兴的大声喊叫。

“哦，德翔，你怎么也到巴城来了？”彭老师对德翔这个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印象深刻，一眼就

认出。

“我来投奔我大哥，可能他没有收到我的电报。好在一位同乡从海口把我带到这里住旅馆。”

“哎哟！这间旅馆脏得很啊。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毒瘤，年轻人如果陷入嫖赌的境地，一辈子就难以自拔呀！”以后出来，可以住到我住的那间侨团招待所。”

“彭老师，你能带我去玛腰兰火车站那边找我的大哥吗？”

“我还有学校的公差事要办，我带你找个老街坊吧，你可能认得的。”彭老师带德翔转入附近的打石巷。在新生行药店见到老板周先生，周先生是潮州人，原来在山口洋开药店，住家就在转朗路，蔡香曾经给他们家当过月嫂，德翔小时候经常会去他家玩耍，与周先生的大女儿阿琴玩过家家，阿琴与德翔都属兔，很合得来。

“哎哟！缘分！缘分！”周先生看到德翔，高兴得抱住他的双肩。

彭老师告辞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有时一个不经意的偶遇，一个贵人的指点，往往成为一个人生活轨

迹的转折点。

与彭老师的偶遇，是由于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是一位有慧眼的长者，学生是有突出表现的强者，彼此才有可能在不经意的相遇中产生共鸣。

与周先生的再遇，缘于若干年前的机遇。蔡香给周先生的夫人做月嫂，发生过这么一件事——周嫂在医院难产，生下的男孩不幸夭折，此前周嫂生下三个女孩，在潮州人传统的观念中，生男孩续香火是天大的事。第四胎好不容易生男孩，而且喜讯已经传了出去，在家族中已经家家知晓，这个结果让周先生很没有面子。于是在医院里找到办法，另一位产妇连生几个男孩，愿意换取重金让出男孩。

然而男孩过来以后，还是养得不顺，病歪歪的，看来好日子不长。周先生求神拜佛，得到迷信的说法：孩子要拜契给人并由受契人抚养，才能转危为安。周先生与蔡香商量，蔡香生性克己待人，乐于助人，就欣然接受。孩子取名贵生，刚满月就由蔡香抱回家精心护理。在蔡香的悉心照料下，贵生果然平安长成。两年后，周嫂再生一男孩，平安

如愿，周先生认为，贵生带来好运，就把亲生男孩取名福生，传宗接代的香火点燃，皆大欢喜。周家人因此对蔡香感恩戴德，周先生把德翔的到来视为天降财运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“就在我这里做事，我正缺一个替我打理财务的人手呢！”周先生说，“过几天我再带你去找你大哥。”

商场如战场，哪个商家都有商业的秘密，都需要有自己信用的人来打理财务。周先生知道德翔当过几年教师，理财不成问题。德翔也不负厚望，很快就进入角色，暂时在财务工作间安顿下来。出来大城市打工的路竟然出乎意料的那么便当。那年头，外侨从外岛进入首都是要经过移民局批准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周先生到村长那里，一条丁香烟的代价，就把居住证搞到手。各地都有许多人涌入大城市，村长的权力大过天，村长其实不会写几个字，就把居住证的副本让你自个儿填写，他盖个番薯章就袋袋平安。

第三天是星期天，周先生让私家车司机阿佐带德翔到玛腰兰火车站附近去找天和。